



麟
足

梦溪石 著



梦溪石 著

上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十四章	066
第二章	006	第十五章	070
第三章	011	第十六章	080
第四章	016	第十七章	085
第五章	021	第十八章	092
第六章	026	第十九章	096
第七章	032	第二十章	100
第八章	037	第二十一章	105
第九章	041	第二十二章	110
第十章	046	第二十三章	116
第十一章	051	第二十四章	123
第十二章	056	第二十五章	129
第十三章	061	第二十六章	135

第二十七章	139	第四十章	245
第二十八章	145	第四十一章	254
第二十九章	150	第四十二章	259
第三十章	164	第四十三章	264
第三十一章	172	第四十四章	269
第三十二章	181	第四十五章	274
第三十三章	189	第四十六章	282
第三十四章	197	第四十七章	290
第三十五章	204	第四十八章	298
第三十六章	211	第四十九章	306
第三十七章	218	第五十章	314
第三十八章	227	第五十一章	321
第三十九章	236	第五十二章	331

第一章

“北方战事告急。”

杨钧说道，一边将文姜煮好的茶递过去。

秋日艳阳高照，在外头站上一刻钟，同样能让人热得冒汗，贺融也不例外，伸手抹去额头薄汗，将摘下的瓜果放入篮中。

这些瓜果为自家院落所栽，产量不高，卖不了钱，却能让自家人解解馋，间或还能让杨钧带几个回去。

“如何？”他拍去身上尘土，这才接过杨钧的茶。

微热的茶水不烫手，润过喉咙的温度刚刚好，顿时将身上残留的暑气一扫而空。

瓜架下徐徐清风，送来秋桂馥郁，趴在屋檐上的大黄猫舒服得打了个滚，眯起眼继续打盹，透着乡野式的慵懒。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杨钧凝重的神色。

“情况不大妙。东、西突厥联手，分三路南下：一路走贺兰山，入怀远县；一路由休屠城入凉州；还有一路，直奔山丹而去，想必意在甘州。”

一面说着，杨钧用竹枝在地上画了一幅简略的方位示意图。

贺融：“消息确切么？”

杨钧：“不会错的，这次帮我爹运货的镖局刚从陇西那边过来，他们家就在甘州，现在担心家中老小，也不敢在此多逗留，已经心急火燎赶回去了。”

贺融摇摇头：“甘州应该不会有事，上个月朝廷刚刚设立甘州总管，令陈巍陈兵八万于张掖，有他在，就算甘州刺史怯战，也不会让突厥人那么容易得逞的。更何况这次攻打甘州的，应该是西突厥吧？”

杨钧点头：“正是。”

贺融：“西突厥摩利可汗年过六旬，精力大不如前，没法跟年轻人比，他这次愿意出兵，可能也只是打着趁火打劫的主意，跟在东突厥后面捡漏儿而已，但



甘州是块硬骨头，他这次得栽跟头了。”

杨钧：“那怀远县和凉州那边？”

贺融笑了笑：“我能对甘州有个判断，也是因为先前听你说过一些边事，又看了近日的朝廷邸报。再多的，我也并非神仙，跟你一样，都是两眼一抹黑。”

杨钧哎了一声：“你就随便说说吧，我想听个安心！”

贺融：“我不是朝廷命官，更不是突厥可汗，我说了顶什么用？”

他方才在瓜架下站了许久，每摘一个瓜都要细细察看，现在又说了不少话，早就口干舌燥，文姜适时递上新泡好的茶，却默默看了杨钧一眼，没给他添新茶，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抗议，示意杨钧应该让自家郎君歇息一下。

杨钧见状失笑：“我原想给你找一个能打打下手的粗使婢女，没想到文姜现在这么贴心，还是你调教有方！”

贺融又喝了一碗茶，感觉喉咙舒服不少：“你若后悔了，现在想要回去，也来不及了。”

杨钧摆摆手：“君子不夺人所好，你倒是继续说啊！”

见对方眼巴巴瞅着自己，贺融只好道：“怀远县我不太清楚，不好乱说，但凉州那边，倒可以猜一猜。我琢磨着，凉州怕是守不住。”

杨钧微微一震：“就算是胡猜，也总得有个根由吧？”

贺融捡起地上的竹枝，点点休屠城所在的方位：“这地方对应的，正是东突厥的野古部。以前东突厥各部还没统一的时候，野古部曾是各部里最强大的一支，如今的伏念可汗，就出身野古部。”

在汩汩的倒茶声中，贺融继续道：“他跟摩利不一样。伏念可汗的年纪比摩利小了好几十岁，用我们中原人的话来说，就是年方弱冠，雄心万丈，而且突厥内部弱肉强食，素来只服强者，能够当上东突厥的首领，伏念肯定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不会不知道，兵分两路进攻，只能削弱自己的力量。”

杨钧皱眉：“你的意思是，怀远县或凉州，其中一个，只是他用来声东击西的？”

贺融：“不一定，但我坚信，这种人做事，从来不会无的放矢，这其中一定还有什么我们暂时不了解的玄机。”

杨钧叹道：“真是不让人安生，希望朝廷能尽快平叛吧，不然杨家的买卖都不敢往边城走了！”

正说着话，一人自走廊另一头行来。

“三郎，郎君请您过去。”来者是贺家家仆贺松。

他们一家刚被流放到这里的时候，别说家仆了，随身那些财帛都被搜刮一空，从天之骄子落入凡间，所有一切都要从头来过，一日两餐，能有糟糠吃，已经算是叨天之幸。

其间最落魄时，一家人连草根也挖过。

贺松与文姜，还是前两年境况稍稍好转时，杨钧送过来的。

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另外两名仆人，平日里帮忙在地里干些农活，算是短工，并不卖身。

贺融有点诧异：“父亲可说召我何事？”

贺松摇摇头，小声道：“但我瞧着，郎君似乎不大高兴。”

贺融嗯了一声，又对杨钧道：“失礼了，你稍坐，我去去就来。”

杨钧笑道：“你且忙你的，我待会儿自己回去便是。”

文姜忙将贺融扶起来。

贺融却道：“去将我那竹杖拿来，你不必跟着了。”

文姜心下有些不愿，仍是听话把竹杖递给贺融。

贺融乍看上去与常人无异，唯独走路时，稍稍加快一些，便须竹杖代步，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他一足微跛。

杨钧望着他与贺松的身影一道消失在长廊尽头，心中不由自主，浮起一声叹息。

若是贺融貌丑庸碌也就罢了，偏生样样都好，唯独这一样，美中不足，犹如白璧微瑕，更令人扼腕。

杨钧收回目光，对文姜道：“他若还是从前的天潢贵胄，势必比现在还要耀眼百倍。”

文姜淡淡道：“若是如此，郎君就未必是今日的郎君，也未必会与您相识了。”

杨钧一噎。

……

贺融与贺松来到主屋，果然看见父亲贺泰正在屋内来回踱步，神色有些焦虑，又有些不安。

旁边还坐着大哥贺穆，对他使了个眼色。

“父亲，您找我？”贺融出声行礼。

贺松知机退下。

贺泰：“坐。”

言简意赅，却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贺融：“大哥，怎么不见二哥他们？”

贺穆笑道：“他跟你五弟闲不住，跑山上去打猎了，说是要为过冬做些准备。”

贺泰却没闲心听两兄弟闲聊：“昨日，我收到京城来信了。”

见贺融依旧神色如常，他忍不住道：“这次不是别人代笔的了，而是你们祖父……陛下他亲手所书！”

贺融：“陛下说什么了？”

贺泰将信递过来，尴尬道：“他问我为何不亲笔回信，是不是有怨望之心。”

内容不长，贺融一目十行很快就看完了，顺口赞道：“铁画银钩，万钧之力，又举重若轻，真乃帝王气象！”

长兄贺穆忍不住笑出声。

贺泰气道：“谁让你看这个了？你没注意到上面的措辞吗，他只差没指着我的鼻子骂了！”

贺融微叹口气：“那父亲上回为何不亲自回信？”

贺泰语塞。

他总不能说自己写了那么多封信寄去京城，却从没见皇帝回过几回，就算偶尔回复，也都是身旁内侍代笔，寥寥几字“朕安”，久而久之，贺泰未免丧气，心里有些怀疑当初贺融给自己出的这个主意到底有没有用，上回一偷懒，索性就让大儿子代为回信了，谁知道立马被皇帝看出来，还亲笔回书来骂他。

贺融耐心道：“我让父亲写信给陛下，并不是为了邀宠。不管陛下会不会去看这些信，起码他偶尔能听见父亲的名字，不至于将父亲彻底遗忘。这次也算歪打正着了，陛下虽然措辞严厉，却正说明他的确关心着您，若非如此，又何必亲自写信过来？如果我猜得没错，也许过不了多久，朝廷还会再派使者过来的。”

贺泰半信半疑，又有些垂头丧气：“陛下早就将我废为庶人，我只求能在这里平安度日，苟且偷生，余者什么也不管，现在好了，万一陛下又想起往事，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要吃不完兜着走。”

贺穆温声劝慰：“父亲，我觉得三郎说得没错，陛下若是漠不关心，大可让人代笔，而非自己亲自写信，可见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父亲，信中那些骂人的话，说不定也是试探之意。”

贺泰叹息：“你们也别怪为父胆子小，我是真被当年那些事给吓怕了，让陛下想起我们，未必就是好事，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在这里落地生根，可别整得连这样的日子都没有了！”

提起往事，室内一时默然。

清脆女声适时由外传入，打破了异样沉寂：“父亲，大兄，三郎，你们都在啊！”

布衣少女提着篮子走进来，脸颊红润，额头生汗，面上却带着盈盈笑容：“今儿运气好，采了不少莲子，晚上可做莲子羹了！”

贺泰心不在焉：“是么？让为父看看。”

贺嘉注意到屋里三人的反常，左右看看：“怎么了，发生何事？”

“郎君！郎君！”

贺嘉话音未落，贺松就从外面匆匆跑入，还差点在台阶上绊倒。

“外面停了一辆马车，对方……对方说是从京城来的！”

贺泰愕然片刻，不禁心惊肉跳。

他下意识地望向坐在右下首的贺融。

对方安坐如常，却无半分意外之色。

第二章

整整十一年，贺泰没有见到过自京城专程过来探望他的人。

刚来到房州那会儿，贺泰夜里做梦都梦见自己跑到皇帝面前哭天抢地，陈诉自己的冤屈，而后又一次次没能说完，就被自己的皇帝父亲命人拖下去。

但后来，他渐渐不再做这种梦，从起初的惶恐，到后来的失望，乃至绝望，贺泰已经快忘记京城的锦绣繁华，有时甚至觉得现在这样未尝不好，虽然清贫，起码没有死亡的威胁，也不必去看父亲脸色，为了权势而钩心斗角。

他以为自己足够镇定，能视富贵如浮云了，但骤然听见这个消息，身体仍旧禁不住一震，表情也跟着变幻不定，万般滋味涌上心头。

贺泰随即意识到儿女还在身边，赶忙收敛失态情绪，定了定神：“来的是何人？”

贺松讷讷：“小人也不知，就两个人。”

两个人，那应该不是禁军飞骑来拿人的。

贺泰暗暗松了口气：“请他们进……”

“父亲！”

“父亲。”

同时开口的是贺穆与贺融。

贺穆顾不得礼让弟弟，忙道：“父亲，对方身份不明，单从京城而来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就是陛下派来的，为谨慎起见，还是我们先见一见，也好有个余地。”

贺融颌首：“我与大哥的想法一样。”

被两个儿子一提醒，贺泰稍稍冷静下来：“也好，就由你们先代为父去见见客人，嘉娘与我去里间。”

贺穆眼见妹妹扶着父亲进去，这才让贺松去请客人进来。

……

来者一老一少，仿佛爷俩，身上衣裳也是寻常，但那年轻人一开口，略带一丝尖厉的嗓音，立马就暴露了他的身份。

见贺穆盯着自己面上的胡须瞧，那年轻人笑一笑，拱手行礼：“小人马宏，乃内侍省之内常侍，这胡须是为掩人耳目，临时粘上的。”

内侍省为宫廷内监机构，供职的全是宦官，内常侍位在内侍监之下，但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贺穆不敢小觑，忙回礼道：“我等一介庶民，不敢当马内侍的礼。”

马宏介绍老者：“这位是太医署齐太医，陛下听说贺郎君身体不适，故遣我与齐老太医前来探望。”

“当真是陛下让你们来的？”贺泰颤声问道。他在里屋按捺不住，直接露面了。

兄弟二人对沉不住气的父亲有点无奈，只得帮他圆场：“父亲，您身体还未大好，怎么就出来了？”

贺泰反应过来，忙扶额头，做气虚状：“我连日大病，至今日方能坐起，还请两位见谅！”

有没有病，齐老太医一看就知，不过贺泰常年困居于此，心情抑郁，气色的确不太好。

“郎君若方便，不如让我一观脉象？”

皇帝真的派人过来，贺泰一方面有点激动，另一方面却不免失落，这两人乔装打扮，低调前来，明显不是来接他回去的。

马宏似乎看出他的心事，微笑道：“郎君如今身份有别，若大张旗鼓前来，引人误会，毕竟不好。但父子天性，无法割舍。郎君去信，陛下每封必阅，有时去信迟了，陛下还会主动问起，这次见郎君手迹不同以往，陛下担心郎君身体，故遣我等前来，为郎君诊治。”

贺泰不敢说自己写了那么多封信都没有回音，索性偷懒让大儿子代笔，只能含糊道：“泰近日卧病在床，无法提笔，只好由大郎代笔，陛下天恩，泰感激涕零。”

说话间，贺嘉亲自奉上茶水，马宏不敢拿大，忙起身回礼。

若没有丙申逆案，贺泰现在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子，贺嘉几个也会各有受封，而非像如今穿着粗布衣裳，亲自为客人奉茶。

再看贺泰，明明不到四旬的年纪，看上去竟跟年过六旬的齐老太医差不多，脸上写满沧桑与疲惫。

虽作如此感叹，马宏却没有什么惋惜之意，成王败寇，他已见得多了，比起

另外一位的下场，贺泰的处境还算好的了。

贺泰看到马宏他们，仿佛就想起自己昔年的日子，再看看家徒四壁的模样，忍不住红了眼眶，勉强笑道：“让马内侍见笑了，茶叶都是山上野茶树摘的，比起京城贡茶，恐怕粗涩难咽。”

马宏：“贺郎君言重，粗茶淡饭，胜在浑然天成，足可养生百岁。”

贺泰：“不知陛下身体可还安好？身为人子，我无法侍奉膝下，心中深感不安，唯有日日祈祷吾皇万寿无疆。”

失态过后，贺泰渐渐恢复平静，应答也依稀有了往日的水平。

马宏坐直身体，肃然回道：“陛下龙体安康，百事顺佳。”

贺泰自嘲一笑：“也是，没了我这个不孝子在身旁，陛下肯定心情舒畅。”

这话让马宏不知如何接好，见齐太医正好把完脉，忙问：“如何？”

齐太医：“贺郎君并无大碍，只是内有湿寒之气，还须多吃些祛寒之物，夜晚可用生姜或艾草浸以滚水泡脚，否则时日一久，小患终究会成大病。”

贺泰：“不瞒太医，我这浑身上下，每逢雨季，的确成日酸痛难当，春秋两季，身上却瘙痒难耐，颇多疹子。”

齐太医叹息：“郎君恕罪，此病无根治之法，唯有缓解而已，稍后我开些药，还请郎君定时服用，以后有类似症状，也可继续按方抓药来调理。”

马宏暗暗记下，这些话，他回去都是要一一禀报的。

贺泰看不出马宏的反应，只好挑明了问：“敢问马内侍，陛下可有提过让我等回京之事？”

马宏委婉道：“此番我二人前来，并未打着陛下旗号，惊动地方，这是为了郎君的安全考虑，若有人问起，也请郎君说我等是早年在京城王府的旧仆，年老回乡，途经房州，顺道过来探望而已。”

贺穆与贺融暗自点头，马宏考虑得很周到。

父亲毕竟是皇帝长子，哪怕现在被废为庶人，身份依旧是抹不去的，以前被流放至此，眼看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日也就算了，如果有人知道皇帝没有忘记长子，还派人过来探望，难免会生出什么心思。

贺泰：“马内侍放心，我省得。两位远道而来，想必饥肠辘辘，寒舍无甚美味，我让大郎他们去外头食肆打包些吃食回来招待二位！”

马宏笑道：“不必劳烦郎君了，我们也带了一些粳米细面过来，马车不大，装载有限，区区心意，请郎君笑纳。”

这些年，贺家吃的都是糙米，为了节省粮食，蒸饭也不常吃，大多时候都喝粥或羹，马宏带来的米，就算不是贡米，也肯定是好米，从前贺泰连吃顿饭都脍不厌细，如今听见有粳米，他竟喉头上下滚动，不由自主咽了咽口水。

贺融道：“二哥与五郎也快回来了，想必有所斩获，我出去看看，顺道让他们将野味炙烤，也好招待客人。”

贺泰回过神：“说得是，你这就去吧！”

贺融起身，朝马宏与齐太医告了声罪，便起身离去。

齐太医这才发现，贺融的腿脚不太灵便。

但他身有脚疾，还拄着竹杖，明明该是迟缓笨重的一幕，却偏偏走出几分步履轻缓的潇洒。

连带竹杖，似乎也与那身青衣相融无间。

齐太医忍不住出声：“小郎君若不弃，老朽也可为你看一看脚！”

贺融停住脚步，回身拱手，语调平缓：“多谢老太医仁心，只是我这脚伤，是幼时落马摔坏了骨头，当时便给太医看过了，都说没法子的。”

落马二字，让齐老太医微微醒过神来，他下意识扭头，马宏微微摇头，让他不必多问。

再一看，贺融的身影已然远去。

齐太医是在逆案发生之后才进的太医署，那时皇长子贺泰已经被废为庶人，全家流放房州。

贺融落马一事，齐太医影影绰绰有所耳闻，只听说贺融带着弟弟去骑马，不料马突然发狂，将兄弟二人摔落下来，贺融摔断了腿，而他弟弟贺虞虽然没有受伤，但因年幼加上受惊过度，当夜就高烧不退，三天后夭折。

落马之后的隔年，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丙申逆案，连贺融生母亦被牵扯进去，一大批人砍头的砍头，流放的流放，至今已十一年有余。

这种陈年旧案，与齐太医本无关系，他奉命来此，只需看完病回去汇报，差事就算完成了，那些与逆案有关的坊间传闻，也只是过耳即忘，不当回事。

但此时此刻，亲眼看见昔日皇长子的处境，看见亭亭玉立的贺嘉，更与贺融寥寥数语，齐太医却禁不住生出一丝唏嘘叹惋。

可惜了。

……

贺二郎与贺五郎果然满载而归，不少小动物赶着在冬季来临前囤食物，倒让



他们顺手捡了个便宜，野兔和野山鸡两手都快拎不过来，正好现宰了招待客人，只不过家里没有女主人，管家贺松要帮忙招呼来客，进进出出，难免有些手忙脚乱。

仆役不够用，贺泰从前的侧妃，如今的妾室袁氏也出来帮忙招待客人。

贺泰原有一妻二妾，七子三女，在众皇子中，子嗣颇丰，本该惹人艳羡，可惜嫡子贺虞落马夭折之后，继妃陆氏伤心过度，一病不起，跟着去了，紧接着又是全家流放，三个女儿中，两个因为路途艰苦而死在半路，另外一名妾室也熬不过流放初期的艰辛而病亡，如今陪在贺泰身边的，唯有一个袁氏。

再美的女人也经不起风霜磋磨，袁氏虽然不像贺泰那样一脸衰老之相，但眼角嘴边，也早已生出深深的纹路。

她所生的贺七郎贺熙，随同流放时不过周岁，虽然侥幸没有在半路夭折，可也留下病根，至今身体孱弱，动不动就卧床不起。

在袁氏的恳求下，齐太医帮贺熙诊脉开药，又嘱咐一些注意事项。

贺泰对马宏苦笑：“让马内侍见笑了。”

此情此景，马宏也得叹上一声：“贺郎君这些年辛苦了，小人回去之后，会如实禀报的！”

有这句话，贺泰心里略略好受一些。

晚间，除了身体不好的贺熙和需要照顾他的袁氏之外，贺家五名兄弟，外加一个贺嘉，悉数到齐。

马宏有心活络气氛，恭维道：“贺郎君膝下儿女，个个风采过人，实在令人羡慕！”

贺泰：“今日贵客到来，我正愁舍下简陋，没有丰盛菜肴相待，唯恐怠慢二位，只有将儿女唤来作陪，也算略尽礼数。”

十一年的磋磨，让他学会如何说话，而不是纠结从前身份，放不下架子尊严。

马宏笑道：“席间有肉有菜，怎么还能说不丰盛，贺郎君过谦了。”

齐太医也道：“马内侍说得是，我年纪大了，吃不得太多荤腥，这样正好，正好！”

主人热情，宾客捧场，自然是宾主尽欢。

酒是贺穆在市集上买的，比起宫中佳酿，自然差了许多，马宏小抿一口就放下，思忖片刻，斟酌开口：“不知贺郎君可曾听闻，北方三州边事告急？”

贺泰忙问：“有所耳闻，只是不甚了了，现在如何？我朝必然大胜了吧？”

马宏面色沉重：“情势不大好，凉州反了。”

第三章

闻听此言，在座众人俱都大吃一惊。

贺泰惊得失了言语，半晌才问：“……怎会如此？”

马宏：“凉州刺史萧豫，与突厥人里应外合，直接引兵入关，自立为王，国号为凉。”

贺泰倒抽一口凉气：“那凉州城内，就个个都投敌了？没有半个起来反对萧豫？”

马宏：“当然有，凉州司马与长史，俱已死在萧豫屠刀之下，萧豫趁着朝廷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迅速控制了凉州全境。”

二郎贺秀恨恨道：“听说那萧豫有胡人血统，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贺融：“本朝高祖皇帝一统江山时，南方夷人举族来投，其首领深明大义，心朝天朝，可见血统与否只是其一，最重要的，还是利益攸关。突厥人必然许给了萧豫天大好处，说动他一道给朝廷添乱。”

贺家举家被流放于此，消息闭塞，衣食堪忧，尤其是贺泰这几名子女，原该是在读书的宝贵年纪，却在此处蹉跎岁月。

十一年的时间足以养废一个人，哪怕皇子皇孙，没有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也只会变成粗鄙乡夫——马宏的这种想法，在来到这里之后就被颠覆了，不说长子贺穆，就连三郎贺融，也令他刮目相看。

马宏：“三公子高见。”

贺融：“我们也听说东、西突厥联手，分三路南下，不知甘州和怀远县那边形势又如何？”

“甘州陈兵八万，又有通晓兵事的陈公在，想必无碍。至于怀远县，”马宏微微一叹，面上甚是忧虑，“我们行至均州时，听说怀远县业已陷落，县令孙敬忠殉城，突厥人正朝灵州逼近，不知眼下如何了。”

凉州一反，中原北面就失去一大屏障。如果灵州也不保，突厥人就可以长驱直入，由渭州直入京畿道，攻入京师。

被这个设想吓住，贺泰一时有些惶恐。

他没想到自己在这里安安分分待了十数年，有朝一日除了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父亲遗忘，会不会被突然赐死之外，还要担心会不会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险。

贺泰：“朝廷人才济济，想必早有计策了吧？”

马宏：“小人来时，听说陛下已派了秦国公带兵前往平叛，不过那时怀远县失陷的消息，尚未传至京城。”

贺泰松了一口气：“秦国公裴舞阳素来知兵，也曾随高祖皇帝立下赫赫战功，想必游刃有余。”

贺泰想尽办法跟马宏闲话家常，拉近关系，贺融却察觉出一丝不寻常。

贺家现在不仅没有任何爵位，而且早已被皇帝遗弃，马宏就算奉帝命来此看诊施药，也没必要跟贺泰谈论边防战事，还说了这么多朝廷的安排。

他心念电转，脑海中已掠过不少念头，连贺湛递来的他平日最爱的桂花茶也无心饮用，随手接过。

不料失神之下，手一滑，杯子重重落在食案上，发出闷响，引来所有人的注目。

贺融正好抬起头，与马宏的眼神对上。

四目相望，他忽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贺融：“我有一言相询，还请马内侍不吝赐教。”

马宏：“三公子请讲。”

“论理说，我等身份微贱，不该过问朝廷大事，不过此事关乎家人，我不能不问。”

越是心中有大事，贺融的语调就越缓慢沉稳：“敢问马内侍临日之前，陛下是否向您提过和亲之事？”

当的一声！

却是贺嘉不小心将碗摔落在地，幸而是粗陶，食案也不高，否则贺家又要损失一个食碗。

马宏顾不上去看贺嘉，他紧紧盯住贺融，目光不掩惊异：“三公子何出此言？”

贺融淡淡道：“猜的，希望马内侍能斥责我胡言乱语。”

贺穆大惊：“马内侍，我三弟他所言，可是真的？”

马宏感受到其他人落在自己身上的灼灼目光，那个“不”字怎么也说不出口。